

美俄關係的新情勢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六十一次學術座談會紀錄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十一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該所會議室舉行第六十一次學術座談會，討論「美俄關係的新情勢」。座談會由該所副主任鄧公玄教授主持，應邀出席之學者專家計有：于望德、鈕先鍾、陳明、楊日旭、鄒宇光、趙惠謨、黎世芬、郭乾輝、尹慶耀、廖仲棻、馮達、吳熙憲、陳紹賢、雷崧生、羅石圃、朱少先、石樂三、張潤梅、王啓升、紀清寅、孫德湘、張耀秋、王建勛、譚溯澄、畢英賢、沈鈞傳、田博堯、張和蘊、李明雯等二十餘人。茲將當日發言要點刊載於後，以供參考。

主席致詞

今天是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六十一次學術座談會，本所主任抗立武先生因到美國去開會，所以由本人代為主持。本次座談會的題目是美俄關係的新情勢，這個問題，我想大家都很關心。今天的整個國際問題，有的人說現在是三角鬥爭，亦有的人說是五角鬥爭；照我看來，三角是缺一角，因為有一角不能同另外兩個角相比；至於五角的關係也是一樣，談不上真正與美蘇相比。所以事實上今天整個國際問題，就還是美蘇之爭的問題。美國與蘇俄是真正的所謂兩個「超級強國」，其他的國家雖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影響，但是比較上還是以美蘇兩角關係影響為最大，所以美蘇關係的變化對世界的關係也最重要。

二次大戰以後，世界分成兩極世界，今天則已變成許多互相鬥爭的情形，有所謂三角關係，有所謂五角關係，而實際恐怕仍是兩極的對抗。所以今天我們來討論美蘇關係的新情勢，實際就是整個世界問題的中心問題。美蘇兩極對抗的形勢，是自從一九六三年古巴事件以後，開始發生變化。那年七月間，美英蘇三國簽訂了局部禁止核子試驗條約。從那時開始雙方都想走向和解的道路，以期維持他們的超強地位。在這十年當中，有時看來似是真正趨向和解，有時又產生極為緊張的狀態。以最近的情形看來，美蘇雙方顯然又恢復從前所謂的「冷戰」時期的情況一樣了。

我剛才看了一份英國出版的「情報文摘」，其中有一篇文章講到所謂「和解」(Détente)的問題。該報導說：最近蘇俄有一位將軍馬爾費斯替蘇俄國防部寫了一篇報告，認為現在的世界情勢已變化到對蘇俄進行赤化世界政策最有利階段，所以蘇俄國防軍事等方面的建設，都應以達成此項目標為其主要的任務。同時美國的國防預算也大大的增加，而對於

如何研究發展最新式的武器，尤其認為必須急起直追。所以美蘇之間的軍備競賽必然更激烈化。

「刊登出來，以供國內外讀者的共同參考。」

于望德先生：

和解結構建於軍事實力上

談判涉及美俄權力的興替

一
在季辛吉的言論中，不僅認定世界超級強國唯美與俄而已，而且亦常稱美俄關係的正常化對世界和平十分重要，俄國人也常同樣強調稱俄美關係的正常化，基於和平共存，是在核子時代唯一可行的政策（中郵1974：4：6）。由此可知美俄關係和解對世界的重要。但二者各有其不同的背景、歷史、文化，及其不同的政治哲學和制度。再蘇聯秉帝俄本質，自十五世紀起，從未放棄武力以擴充其影響力的意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二者的關係，各本其本身利益，逐漸惡化，發展到冷戰對抗局面，更自一九四九年美國採取軍事圍堵政策，先後有北約，中部公約，以至東南亞公約的出現；而蘇聯也採取了反包圍政策，組織華沙軍事集團並在各地滲透顛覆與西方對抗。其中雖有幾度，雙方試圖和解，但終因利益關係迄無成效。

自尼克森在一九六九年進入白宮，起用季辛吉，強調談判代替對抗，試圖與蘇聯和解。曾與蘇聯共黨領袖布里茲涅夫舉行高階層會議二次。

就美俄雙方對「和解」一詞之解釋和觀念，雙方皆有相當的距離。在蘇聯和解一辭，係由和平共存而來。所謂和平共存，亦即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可以並存，換言之共產主義國家與自由主義國家可以並存在此世界上。所謂和解就是不同的政治制度，可以由談判來解決雙方的政治歧見，這就是共產主義國家，就軍事外，另一種對自由主義侵略的方式。蘇聯共黨領袖布里茲涅夫於一九七二年六月說「和解」絕不包含放鬆觀念上鬥爭的可能性，相反的

我們必須準備加強此種鬥爭，而且是兩種制度對抗的一種更尖銳的形式。』（聯合報譯文1974：2：5）今年年初，他在古巴，他表示對和解並不感興趣，僅保持進行而已，並說在核武器談判，對美國軍事及政治領袖絕不信任。（見中國郵報1974：2：5）蘇聯領袖們都認為和解僅是一種拖延的策略，不可能解決東西方的重大問題。所以對西方的和解意圖，常以懷疑而不信任視之。（見Japan Times 1973：10：29）

在西方而言，季辛吉有其看法，他說：「我們對蘇聯與中共的政策被視為和解政策……並非我們表示我們贊同蘇聯的內部制度……而是我們訂出一套處世法則，確定彼此利益相關連之處，及建立高峯領導人之間及各階層官員間之交談，以便在危機發生時，減少偶然事件或錯誤估計的危險。這就是我們對蘇聯與中共的政策。」

尼克森的外交政策是基於所謂尼克森主義。此一主義包含有三項要素：即有充足的實力，與盟友合作，以談判來解決東西方的歧見。亦就是美國對俄和解政策是基於實力的。尼克森在同一咨文中，曾再三言之，不容美國淪為二等強國。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勒上將說與蘇聯和解全視強大的防衛實力而定（合衆國際社華盛頓1974：2：17電）；亦就是說實力為和解的本錢。所以整個和解的結構是建於軍事實力上，亦即建在戰略核子武器上。所以戰略核子武器談判不僅涉及世局的前途，亦且涉及美俄二國權力的興替。

二

美蘇限制戰略武器會議於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休會後，於本年二月十九日復會。一般預料雙方代表會遵照尼克森總統及蘇共領袖布里茲涅夫在去年夏季所作的訓令，盡力在今年達成一草約。美俄兩國元首所作的七點訓令指示他們的意旨，是要在今年達成一項更具完整措施的永久性協議以限制戰略武器及從而減少其數量。但此項希望將被蘇俄所提出一項草約，據云該草約過於偏

向一方，美國完全不能接受，美國人譏之為荒謬的廿一條（TIME 1974：1：28），其後內容逐漸透露。在同年三月廿五日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中列出一部份，茲錄於下：

—鞏固在其飛彈數量上，永久性的居優勢，超越美國。

—禁制美國發展新核武器如三叉戟核潛艇等，而蘇聯則不就此限制。

—要求美國放棄在蘇格蘭Holy Loch和西班牙Rota的核潛艇基地。

—禁止美國戰略轟炸機攜帶空中動力飛彈（AERODYNAMIC MISSILES）以及均衡炸彈（STAND-OFF BOMBS）。

—俟與美國對以上諸項談妥後，再商討多彈頭的控制，此為美國之主要目標。

以後國際前鋒論壇報上，續有透露：

—蘇聯對量和質的計算方法，不僅包括美國全部核武力，並包括英國的核潛艇，法的核轟炸機和中共的中程飛彈。（IHT 1974：4：1）

—蘇聯對多彈頭飛彈的發展和部署不就限制，直至追上美國為止。（IHT 1974：4：1）

就以上各點來分析，蘇聯的要求，亦等於要求美國在核武器方面解械，等於投降，而蘇聯所以提出如此條件，亦正因為尼克森受困於水門事件，處於逆境，趁機勒索。

但美國一般輿論已非昔比。鑑於戰略武器談判第一回合的失利，堅持不再讓步，其中以國防部長斯勒辛格（SCHLESINGER），參議員（HENRY JACKSON）傑克遜為最，均主張美國核武器與蘇聯對等，不失均勢。至於國務院以及裁減軍備機構（ARMS CONTROL DISARMAMENT AGENCY）仍主張有「足夠」的核武器一套理論，似已落在下風。至美國提案，經內部幾度商討研究後，其大致如下：

—在原則上，維持美俄雙方核武力的均勢，亦即相等。

—美國已修正不再以數字來計算飛彈，而以飛彈的投擲力（THROW-WEIGHT）計算，其投擲力愈強，則荷載核彈頭愈多。因為舊的以數字來計算核飛彈，已不適用於多彈頭飛彈。此為美國國防部長斯勒辛格所主張。實則計算多彈頭的方法，除此外，似亦無其他辦法。

—對戰略飛機以及單一核彈頭飛彈的荷重力不加限制。

—雙方核彈和戰略飛機數字相等。

以上為美國對俄提出之對案。季辛吉為磋商起見，於本年三月廿四日晚抵莫斯科，訪問五天。此次季辛吉去俄，即準備就有關核武器方面如美俄核子飛彈數量、核子彈頭數量，和每一彈頭的爆炸力等問題，圖達到初步協議。其中最重要者就是美方建議雙方訂立一項有關多彈頭生產管制的協議（中央1974：4：5），在三月廿五、廿六兩天，季辛吉與布里茲涅夫共談十七小時，交換意見，廣泛討論，對重要問題反覆辯論，不得結果。到十七日晨間，俄方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有國防部長格里契科參加，下午季、布續談，俄方即表示不能接受美方建議。美方的新建議就是美方不再部署新的多彈頭飛彈（已有義勇兵三號五百五十枚），換取蘇俄暫時不部署新的重型多彈頭飛彈，但俄方仍堅持決意部署新的多彈頭飛彈直至追上美國為止。並要求繼續維持其核彈在數字方面超越美國的優勢。蘇方再度提及前提案復為美方拒絕。

季氏即於十八日經倫敦返美。據云，是由於蘇聯國防部長格里契科堅決反對所致，他代表軍方反對就管制飛彈素質與機能問題與美協議，並主張堅持蘇方原提案。至軍方所以能阻止達成協議，則是軍方受到俄共統治階層一批黨派所支持。美國國防部長斯勒辛格即說目前美俄雙方的戰略武器，尚稱平衡，美國希望能繼續維持這種狀況，而蘇俄則在打算部署其新發展的武器系統。他又說不論蘇聯採取任何行動，美國將採取同樣行動對付他們。至此蘇俄態度又有轉變。三月卅一日真理報稱，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問題，雖然複雜，但仍有可能性達到雙方能接受的程度。尼克森認俄方態度雖強，仍有轉圜的餘地，趁參加法國總統龐畢度追思彌撒後，與蘇聯主席布希舉行會議二小時，廣泛討論未來莫斯科高層會議的議程，其中包括「美俄關係中各方面的問題，諸如貿易、限制戰略武器，以及中東情勢」。並暫定六月下旬，尼克森訪問莫斯科與布里茲涅夫會談。同時莫斯科真理報載稱，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進程，已獲有進展，因為美俄雙方已就各項基本原則獲得協議，並承認第二階段就質的方面管制遠較第一階段的量的管制為難。同時蘇聯駐英大使館所出版的蘇維埃週刊亦刊出：「新的解決辦法可能使雙方接受」的論調。尼克森於返美後，對他未來六月下旬訪問莫斯科，可能會就限制戰略武器問題與蘇聯達成一項實質協議表示樂觀。

就以上雙方的方案、對策，以及經磋商後所提出的新建議，其大致可能

達成的，分析如下：

一個比較原則性廣泛的協議，而不是純技術的。

一雙方現已不堅持有一個永久性限制戰略武器的協議，而代以一個臨時的協議。

一雙方已不堅持有一個全部的限制戰略武器協議，而代以一個局部的協議。

三

在第一階段限制核武器談判中，美國對蘇聯的交涉，因為考慮不周詳而致吃虧甚多，本文僅提出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而致引起目前的糾紛，這就是多彈頭問題。此一問題之所以發生，皆因當時美方將多彈頭問題並不列入一九七二年莫斯科限制戰略武器臨時協議中。在當時，美國已部署多彈頭飛彈，而俄尚在研究發展階段中，以為不會立即趕上美國，所以不提出列入，而蘇聯亦因為在洲際飛彈（俄1618美1054）和核潛艇飛彈（俄950美710）方面已獲得絕對多數，亦不願意提出，何況蘇聯正在發展中不願有所限制。但蘇俄去年八月間完成多彈頭試驗，據一般估計，明年開始部署（見SCMP 1974:4:6）。一九八二年完成，則將破壞美俄間核武器均勢。

所以此次雙方所討論問題的核心，集中在多彈頭核彈方面。關於此點是美俄雙方所必爭，倘若美國能爭到限制多彈頭核彈的部署，則美國仍可在核武器方面領先。據紐約時報載(1974:4:12社論)，在目前是三與一之比，到一九七七年則可達五與一之比。此所以蘇聯不願受到限制要急起直追的原因。而美國所注意者則是蘇俄新重型核彈的發展與部署。按核彈愈大其投擲力（THROW-WEIGHT）愈強，間接則荷載多彈頭愈多，其新發展之SSX-18，可載八個彈頭之多（IHT 1974:4:7）。蘇聯核彈多重型（據AIR FORCE MAGAZINE 1973 DECEMBER p.63 現有SS-9二百八十八個）。據紐約時報（1974:4:12）載，目前蘇聯洲際飛彈的投擲力，超越美國三與一之比，如完成改裝新式大的核彈，在一九八〇年中期，即將就目前投擲力增加一倍。如以此投擲力，配以多彈頭，蘇聯在第一擊中，可以少數核彈即可將美國義勇兵飛彈大部份摧毀。反之如限制蘇聯飛彈投擲力，使之與美國相等，則美國即佔優勢，因為美國的核彈，多屬輕型，在數量上則將遠超出蘇聯。所以雙

方要達成一項協議不是一件容易事。美俄二國核武器系統完全不同。此與一國立國的歷史、地理、環境和科學發展等背景有關。美國的核彈發展，到目前為止，仍循所謂三鼎足制——即戰略飛機、洲際飛彈和核彈潛艇。在飛彈方面，以輕型、多彈頭、正確性高（見TIME 1974:2:14 p.23）、固體燃料、性能優越見長。在蘇俄方面，偏重在重型並以多是求。所以在其核武器方面設計，在原則上以一對四——即美、英、法和中共一合併計算。亦即對抗美國洲際飛彈、潛艇核彈、戰略轟炸機，甚至包括美國在歐的戰術飛機（見IHT 1974:4:1）、英國的核潛艇、法國的核子轟炸機，以及中共的中程核彈（同上）。關於後者俄國的估計高出於英美的估計，超出一倍以上（見NATIONAL DEFENCE 1974 JAN-FEB p.305）。亦即是蘇俄在核子武器方面發展，以四者的綜合力量，作為設計的限度。

蘇聯不會損害自己獲得核武器數量上的優勢，而輕予以放棄，而且還要在多彈頭方面與美一爭高下。至美國絕不會再放棄其在多彈頭上的優勢，而處於下風，淪為二等強國。倘若兩方協調失敗，則將引起一場核子武器競賽，徒浪費金錢而已。據邱吉爾生前即估計，當時美俄雙方核武力已超出摧毀對方而有餘，其多餘者，僅使瓦礫遭殃而已（見TIME 1974:2:11）。如蘇聯堅持部署其新試驗成功的三種飛彈——即SSX-18, SSX-19, SSN-8——都是多彈頭飛彈：SSX-18可攜帶六個至八個彈頭，每個彈頭威力為一個半格頓，這是重型洲際飛彈用以代替SS-9者；SSX-19能攜有四枚彈頭，體積如美之義勇兵飛彈，為輕型洲際飛彈，為將來代替SS-11之用。至於SSN-8為潛艇發射的多彈頭飛彈，射程為七千五百六十公里（華僑1974:2:27）。據美國國防部長斯勒辛格言，蘇聯核潛艇已局部改裝多彈頭飛彈（見SCMP 1974:3:30）。倘若蘇聯堅不讓步，部署新試驗成功的多彈頭飛彈，則美國亦將不落後，緊追其後，則將形成一場新的核子武器競賽。按美國的計劃，加速發展完成以下各種核武器，如三叉戟潛艇TRIDENT，獨角鯨潛艇NARWHAL-B-1轟炸機，能調整航程的多彈頭飛彈MARRY，新型的洲際飛彈等（詳情見U.S. NEWS & WORLD REPORT 1974.3.25 p.41）。倘若雙方從事核武器的競賽，則雙方的軍事支出則將倍增。據斯勒辛格估計，倘蘇聯更換一千四百枚洲際飛彈，則其費用將為三百億至四百五十億美元間（IHT 1974:3:5），而美國所費，雖然斯勒辛格未曾說明，則將遠超出蘇聯支出之上。

而且他判斷，蘇俄多彈頭飛彈，勢在必行。就其估計，蘇聯將於一九七五年開始部署其新式多彈頭飛彈，每年以百分之二十五更換計算，至一八八二年全部完成（見SCMP 1974：4：6）。對美國不利的地方，就是蘇聯在製造核武器方面成本低廉，速度奇高，而在研究發展方面支出超出美國（見Time 1974：2：11）。至美國則反其道而行之。在製造核武器則費用奇昂，而研究發展經費則又遜於蘇聯。即以美國建造三叉戟核潛艇而言，去年十月估計造價即在十三億五千萬美元（Time 1973：10：8），如再有變更設計，物價波動，則可能最後耗至廿億元一艘。至蘇俄則不同，蘇聯生產大量鋼鐵與煤，工價尤低，成本低廉，所以能大量生產核武器。其製造洲際飛彈，美國專欄作家Steward Alsop 曾形容其速度如製造香腸一樣容易（Newsweek 1972：4：24）。就以美國一九七五年度國防預算而論，列為八百五十八億美元，但其人事費用即佔了國防預算的百分之五十五（HT 1974：2：14）。Time 又指出，每一位軍人，平均付出每年為\$12,448美元（1974：2：11 p.28）。所以每年美國購置新核武器費用能有幾何？所以如果美俄從事核武器競賽，則對美為一困擾。

四

就目前而論，美俄雙方的和解已遭遇到困難，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限制戰略武器有關多彈頭的協議。此為雙方和解關鍵之所在。至尼克森總統，國內處境惡劣，為水門事件所困，圖以對外轉移國內目標，竟有六月莫斯科之行。蘇聯共黨領袖布里茲涅夫將趁機勒索，但尼克森亦非易就者。如雙方無實質上的協議，勢必引起新的核武器競賽，影響所及，引起其他核子俱樂部成員瘋狂參加擴展，後果堪虞，則美俄政治家似應考慮及之。

鈕先鍾先生：

俄利用談判改善與美關係

但談判有無結果則很難講

美蘇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第一階段的結果，大致講來是差強人意。儘管在

美俄關係的新情勢

美國有許多反對，如參議員傑克遜反對得很厲害，但是此乃政治性的；從技術性的立場來看，SALT I 是很成功的，因為美蘇談了兩年半的時間，才最後得此結果。假如不是雙方都感滿意是簽不成協定的。我們知道，與蘇聯談判，一定要他感到滿意，才會表示同意；如果蘇俄不滿意的話，一定會拖到底，此乃蘇俄的態度。美國的態度雖比蘇俄要較具妥協性，但在大的問題上也不會胡塗的。所以講到SALT I 的結果，乃是雙方同意把現有的戰略攻勢武器加以限制；所謂戰略攻勢武器包括：(1)ICBM、(2)SLBM、(3)Heavy Bomber三項。重轟炸機在SALT I 沒有公開的協定，但已有默契，因其不太重要，主要的還是ICBM和SLBM。

從數量上看，ICBM蘇俄比較多，SLBM也是蘇俄多些，但是多得有限。乍看起來，好像美國吃了虧，實則不然。現在可依三個標準來分析：(1)依發射器來說，蘇俄多些。(2)依彈頭來說，美國有多目標彈頭飛彈，蘇俄在談SALT I 時還沒有，所以照彈頭說，美國多些。(3)照Megaton來說，則蘇俄多些。所以依飛彈數目和Megaton來說，蘇俄多些；依彈頭來說，則美國多些。但是核子兵器爆炸時，Megaton愈大，則威力成反比；所以依彈頭來說，較為正確。因此美國並未吃虧。

但是，此協定只解決部份問題，還有許多問題未解決。所以第二階段的談判，在我看來要比第一階段難得多，因為第二階段一定要把原來未解決的事項談出結果來（尼克森在莫斯科與布里茲涅夫發表的共同聲明說，要在一九七四年談出結果來）。SALT II 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多目標彈頭（MIRV）。SALT I 時還只有美國有多目標彈頭，俄國當時尚未試射，在此階段，美國對已有的優勢不願放棄；俄因技術落後，想要趕上，故亦不願談。但是今天蘇俄的MIRV已開始試射，此對美國是很大的威脅。因為，蘇俄飛彈的數目比美國多，若再把彈頭改成多目標彈頭，若是三個彈頭，則等于加了三倍，四個彈頭則加了四倍。

MIRV就今天而言是個很討厭的東西，什麼原因呢，它與ABM的道理一樣。因為今天對於核子武器，大家都希望能平衡，即不要讓那一方面有First Strike 的能力，而大家都有Second Strike 的能力，為什麼不要有First Strike 的能力呢？因為有First Strike 的能力後，就會造成制先打擊的誘惑。今天有一MIRV，也就有制先打擊的可能，所以雙方對MIRV的問

題都想談。但是今天談判却又很難進行，何以故？可以分爲兩點來解釋：(1) 若限制MIRV的技術，即雙方不准再進一步發展，如此蘇俄顯然吃虧，因其技術尚不如美國，同時限制技術比限制數量又要難得多。(2) 若把現有MIRV，(尤其是陸上基地的)廢止，此爲美國所不能同意的，因美國已有五百五十顆義勇兵III式飛彈裝有MIRV，因此自不願放棄已經存在的能力，所以雙方對此是很難談攏。

其次對於ICBM，雙方原有的數目限制是蘇俄一千六百十八枚，美國一千零五十四枚。今天雙方希望把此數目再降低，這是有可能的。基于比較數學化的分析，這個數字實在太多，有如此多飛彈，一個俄國、三個俄國、五個俄國都可毀滅，美國也是一樣，所以雙方可能同意減少。陸上ICBM固定不動易誘使敵人來攻擊，也易於限制；反之，SLBM因其機動性，人家找不到它，所以很難限制。

此外，關於Forward Base System(前進基地系統)的問題也是一個困難的癥結，因美國在歐洲駐了部份飛機，此種飛機可轟炸蘇聯本土；俄國要將此計算在戰略武器之內，美國却不肯。此問題涉及歐洲防禦的問題，恐怕很難解決。

總之，談一定會談下去，雙方不會破裂，但有無結果呢？則很難講。一九七四年能不能簽約更難說。但是在尼克森下臺之前，或美國大選之前可能簽成。因爲共和黨政府很希望在其手上將此了結，使民主黨在大選時不能以Arm Control爲題來大做文章。如果正式條約暫時不能簽字，則可能先在原有協定上增加若干部份性條款(例如轟炸機問題，並不嚴重，可以先解決)，這也就是先解決小問題以表示談判前途仍有可爲。季辛吉此次到莫斯科，可能是談這種問題。

從SALT看來，美俄的確是在合作，此對中共非常不利，所以中共強烈反對這個談判。SALT若談判成功，則對中共即爲一種打擊，因爲它象徵兩大超強共治天下，而不把他這個老三看眼裏。同時SALT I簽訂後，歐洲反應也很冷淡。而且也影響歐美之間的關係，若美國再把Forward Base System撤回，則歐洲將沒有核子保護。當然美國也說，在與俄談判之前要與歐洲磋商，但只是這樣一句話，實際上並未讓歐洲參加。所以SALT談判，證明美俄之間的確有共同利益之存在，而此共同利益更是針對著

中共的。

核子武器只能嚇阻核子戰爭而沒有其他作用，此爲一新觀念，今天美俄雙方都不想打核子戰爭，因爲雙方都知道那是不能打的。所以我看SALT談判是可能成功，儘管成功是又有其限度。雙方在妥協情形下都有收穫。蘇俄當然希望趕上甚或超過美國，但是蘇俄也知道，若再製造新的arm race也並不有利。同時蘇聯的缺陷爲其Computer(尚在IBM 360的標準)，比美國要落後兩代。電腦爲何重要呢？因爲飛彈的瞄準要依賴電腦。若電腦不行，則飛彈要用很大的彈頭而且命中率還很低。蘇聯飛彈從數量上看雖佔優勢，但從技術和素質上來看則尚不如美國。因此蘇俄很願意暫時與美國保持均勢，利用SALT談判來改善其與美國的關係，并可乘機打擊中共，這未嘗不是一種得策。所以我個人對於SALT是不抱着一種太悲觀的看法。

陳明先生：

美蘇關係新情勢

遭遇三項大困難

我想以美蘇新情勢所產生的三大困難，作爲討論的重點。這三個困難從上個月廿五日、廿六日、廿七日的季辛吉訪問莫斯科後所證實的。雖然我們無法確定其內容，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美蘇之間，遭遇到下列三大困難：(1)核器談判問題，(2)中東和談問題，(3)歐洲雙方減裁軍隊問題。這個似乎是應該作爲結論講的，但是我覺得應先提出來，再去探討一下他們是否遭到這些困難。

剛才主席在提到Détente Policy，此似乎是美俄兩方面經過幾年來非常努力的試驗，我們從此點看他們的政策上面是否有進展或是困難？困難之處在那裏？前些日子史無前例的美國總統兩次在電視廣播中，以非常嚴肅的態度對全國廣播，警告北大西洋西歐各國特別是法國。在過去廿九年來，即從二次大戰以後北大西洋公約成立廿五年以來，美國在歐洲一直是負擔軍事防衛的主要力量，很簡單的就是爲了對付蘇聯，現在美國在西歐部署的兵力有卅一萬。尼克森說，美國是否應該繼續駐留這些部隊，要看歐洲的政治行爲而定。這是尼克森在廣播上強調的。此是因爲過去九個共同市場國家在兩

年中對美國政治和經濟上表現一連串似乎是敵對的行為，而不像是同盟國的行爲所造成。

美國目前的態度，大部份是因為能源危機而起。由於法國的不合作，使得其他共同市場的八個國家在一夜之間改變了態度，美國認爲此乃叛逆的行爲；其次美國更擔心在法國的領導下，使西歐各國對美國原先防止蘇聯的一切部署和用心，最後都會落空，因此美國下了決心，提出這個警告。尼克森說：「我們的盟國應當知道魚與熊掌不可得兼；不能依賴美國的軍事安全防衛來對抗蘇俄，但又同時在政治和經濟上與我們採取敵對的態度。」這一點似乎與美俄 *Detente* 不能配合，從這一次的态度裏面，美國表現得很明顯。我認爲尼克森總統和季辛吉還是在運用這種兩面外交策略。季辛吉的作法，到目前爲止相當得意，幾乎有點無往不利的態度，而且是在短期內達到美國各種國家利益，甚至於季辛吉強調他這種作法是爲了達到他所謂理想的 *Institutionalized Diplomacy*。他說，以後也希望美俄之間的關係，也經常維持一種「體制化」(*Institutionalized*) 的關係，而不會因爲總統變換而改變。但是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季辛吉這次引起西歐領袖對他很嚴厲的批評，說他個人 *Ego-centric*，太自我爲中心的個人主義，而且認爲美國的利益不見得會變成 *institutionalized*，這一點我很同意他們的看法。

因爲在目前來講，美國是得到許多成功的地方，但是在這次莫斯科訪問後却顯示了這三大問題不能順利解決，而且將要損害美國長期的國家利益。這並不是季辛吉不能幹，而是他也受到兩個主要共產國家陰險的對抗愚弄。因爲我認爲共匪和蘇聯都不是美國所想像的那麼「單純」，好像願意接受美國來擺佈，使美國自己覺得很成功的樣子，雖然在目前看來是如此。

在過去兩年中，美國已經超過五百 *million* 的信用貸款幫助蘇俄工業建設。這是很奇怪的事情，一方面他們冷戰了這麼多年，另一方面居然給予如此多的信用貸款來幫助蘇俄工業化，而且又在前年賣給俄國大量小麥，造成美國自己農產品的缺少，使得物價上漲，引起許多人責備尼克森的政策。從蘇俄本身來看，他們認爲與美國的 *Detente* 也吃了虧，如最明顯的例子爲美國曾答應將最惠國待遇給蘇俄，却始終未實現。而蘇俄在貿易經濟方面的官方代表一再催促美國，而美國一直在拖延；蘇聯認爲在另外一方面也占了下風的是在中東方面失去對美國的影響力，此點可說是美國成功的地方。

在核器談判的第一個困難中，剛才因爲前面兩位先生已經談到 *SALT* 的問題，所以我在這裏只引用一個數字，來證明他們還是遭遇了困難。*ICBM* 與 *SLBM* 加起來，依目前來說，美國是一七七〇枚，蘇聯是二四一九枚；在一九七七年美國將有五九〇〇枚多彈頭飛彈，蘇聯則有二二〇〇枚多彈頭飛彈。但是今天，數字已經不是重要的了，而是，是否應該停止。到一九七七年，他們認爲美國還是維持現狀保持不動，蘇聯則會把數字增加。從此看來，蘇聯是絕對願意澄清與美國談判核器限制問題，但是他們把它做爲政治的條件，也就是說，他們明知談判雙方都會得到便宜，但是並不認爲各方面把數字降低或是某一方面維持的數字高些就算佔便宜，維持的數字低些就吃了虧。這是很簡單做生意的通俗說法，即愈少花費，成本愈少。但是現在工業化並非如此，一部機器可造十部車子也可造一萬部車，可能造多反而省勞資。但是核子武器不然，多則成本大，少則成本小。爲了核器競爭，蘇聯經濟負擔已無法承擔下去，也是使其他各種工業落後的原因。

到底他們兩方面的困難在那裏呢？就是美俄雖將限核談判作爲表面化，雙方都很誠意地在談，但是實際上他們因爲政治的困擾，如中東的問題乃至其他問題的困擾，而造成了核武器談判的一種阻礙。

第二個困難是中東和平的問題，在這方面，蘇聯認爲他們的確是沒有像過去所能表現他們超強國的影響力，這是因爲美國在對沙烏地阿拉伯方面外交策略應用成功所致。即阿拉伯國家原則是反共的，所以他們對美國的暫時困擾都不會是長期性的，這以石油危機證明了到目前爲止確是美國比蘇俄要佔上風。因此在美蘇的新關係中，中東和談方面，蘇聯一直是很不高興，一直想儘量阻擾美國與阿拉伯國家在這方面合作的進展。

第三個困難是歐洲相互撤減軍隊，此點爲美蘇很奧妙的而且不太公開，但却是很嚴重的政治問題。因爲美國國會以曼斯菲德爲首以及許多所謂的自由派人士反對美國在歐洲繼續保持強大的軍力。主要原因，他們又是以錢來說，到目前爲止，美國已經花費一百七十億美元以上在西歐部署防衛，因此國會的許多議員認爲今後美國應當減少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隊。理由是：①駐軍歐洲證明美國對西歐安全的核子防衛承諾已經不會有問題。換言之，如果蘇聯要以核子戰來對付歐洲的話，美國的防禦承諾是不必懷疑的。雖然核子戰爭的可能性並不大，但也不能說已到「零」的程度；因爲我們世界上

還有很多瘋狂的人存在，如共匪的毛澤東和蘇聯還有瘋狂的領導者存在，此與人的理性很有關係。②他們認為美國將近五師的陸軍駐在北大西洋公約的主要武力已經相當。由於核子戰爭的可能性這麼低，所以局部性傳統戰爭的可能性反而很高，因此五師的軍力已經很够了。雖然華沙公約的部隊是多過北大西洋公約的部隊。因此他們認為最少要在歐洲撤離十萬美軍。德國和英國認為這是不可思議的舉動，而法國認為美國是在對他們做一種敲詐，因此造成法國與美國之間一種很不愉快的關係。

據接近季辛吉的人士，最近曾經表示過，我們可以看出代表季辛吉的態度，也可以看成代表美國政府對這方面的解釋。第一點，由於美蘇關係已經改善得很好（我們並不認為很好，但是有些改善），但是代價確是相當的高。美國也認為蘇聯在這方面付出的代價並不低於美國。因此季辛吉覺得這是值得驕傲的一點。第二，他說，近年來歐洲共同市場不斷在政治和經濟的立場上與美國採取敵對的狀態，特別是法國，如果再繼續下去，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有很大的損害，所以他們認為這樣做——爲了對付兩個世界上最大的共產國家——蘇聯和中共，用出了「兩面外交」Dual Policy，一方面對付蘇俄，一方面對付中共——稍爲犧牲一點盟國的利益是值得的。說得再明顯一點，美國認為對付蘇聯，在西歐一定要損失一點盟國的利益；對付中共在亞洲也要損害亞洲各國的利益。他們認為爲了美國的長遠利益，這個算盤是應該這樣打的。尼克森這麼做確是非常現實，到目前爲止也不能說不成功。但是我個人非常懷疑他這樣做，是會將美國對外關係如其所願地「體制化」，而且我更懷疑這兩個共產國家將不會大大地損害到美國的國家利益。

楊日旭先生：

美總統作戰權及經濟情況感衰

為美蘇關係最重要之決定因素

謝謝 貴所請我來參加此次學術座談會的好意。因爲看到名單上的人數很多，恐怕發言的時間不夠，可能很多寶貴的意見都無法聽到。所以，我很冒昧地想建議可否以後在開會的方式上稍加變更。少請幾個人，使彼此能在

發言之後還能有一定時間討論並交換意見。這樣，也許得益比較大些。

談到今天討論的主題，剛才于先生和其他幾位先生先後從外交、軍事各方面對美蘇關係的新形勢都作了相當深刻的分析。後面發言的先生們也一定還有更多的意見發表，不過我祇就想就分析美蘇問題的時候提出幾個較爲基本的看法，作爲研究和分析美蘇新形勢的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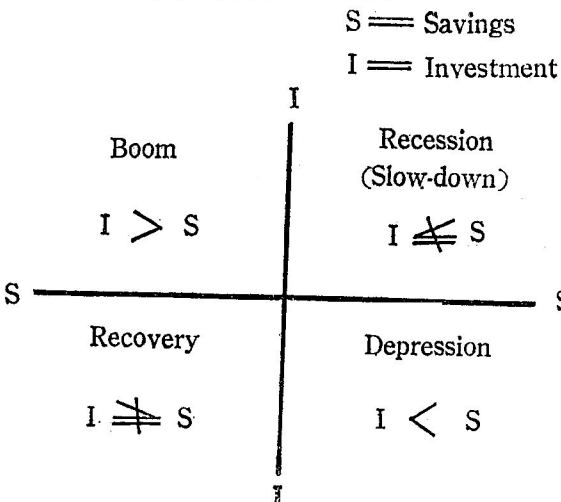
第一、美國總統作戰權對美蘇關係的影響：美國總統的作戰權和三軍統帥權對美國外交政策及國際和戰局勢的影響很大。美國自開國以來一百九十八年中對外用兵大大小小共達二百零四次。其中，僅五次是經國會正式宣戰的戰爭，譬如，對英戰爭（1812—1815），對墨西哥戰爭（1846—1848），對西班牙戰爭（1898—1902），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1917—1918），及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1945），但其餘一百九十九次都是由總統運用其三軍統帥權而派兵的。像韓戰和越戰這樣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就是總統在事先並未經國會同意或宣戰而發動的。總統在外交上的影響力往往因他具有這種作戰權及三軍統帥權而大爲提高。一百多年來，總統往往利用其軍事特權，因應變局，派兵干涉，或者製造情勢，長年作戰而使總統的權力遠超過國會的宣戰權。多年來國會雖力圖振作，歷次設法限制總統的作戰權，但都沒有顯著的成效。自從越戰後期美國國內經濟困難及反戰勢力日增，國會中反戰議員曾在1970—73年的幾年中，先後透過立法程序在撥款案及國防立法上多次對總統的作戰權企圖加以限制，但因為越戰仍在進行，這種努力都沒有成功。可是在1973年十月間國會居然把國會中有關限制總統限制權的三十多種決議案及立法案與其他十二種不同的解決方案合併爲一兩院聯合決議案（H. J. Res. 542）。參院和衆院都以壓倒性多數通過該項限權法案。根據此項新法，國會恢復了其在憲法上作戰權與總統作戰權的平衡。依新法規定，總統出兵國外必須遵守四項標準：①還擊對美國本土及領地，一切武裝或制防性攻擊；②擊退或預擊一切對駐外美軍之攻擊；③保護直接遭受威脅或危險的美國僑民及軍隊之軍事行動；④或依條約義務或經國會授權者。除此之外，總統派兵當須受以下限制：①總統根據以上條件用兵前應儘一切可能將危急情況向國會磋商並隨時提出報告；②用兵後四十八小時內總統須向衆參兩院議長提出詳細軍事報告（調兵佈防者在外）；③兩院議長應即召開緊急國會討論行止；④總統向國會提出初步報告後，非經國會同意或宣戰

之用兵期限不得超過六十天，六十天期滿後得由國會視情勢需要批准延長三十天；⑤未經國會宣戰之軍事行動得由國會以「協商決議」Concurrent Resolution 方式撥款支援或勒令總統提前撤兵或休戰；⑥關於此類問題之立法案得由國會以「協商決議」方式另訂議事程序優先考慮。

當國會通過此項劃時代性之限制總統作戰權立法案時，適值中東戰起。爲阻止蘇聯出兵中東，尼克森曾下緊急動員令戒備於萬一。藉此機會，尼克森向國會大聲疾呼，宣稱總統的三軍統帥權及外交權在新法限制下將大受削減而無法採取軍事行動應變并保護美國安全及利益。十月廿四日，尼克森基於兩項理由將限權法案予以否決。他認爲：(一)國會限制總統未得國會同意而用兵之期限不得超過六十天及(二)國會得以兩院協商決議案(不需總統簽署，與須經總統簽署之聯合決議案 Joint Resolution 不同)提前結束戰事的兩節規定都是違反憲法及違背政治傳統的。尼克森強調爲維護總統保衛憲法及國家安全的權力和尊嚴必須對該案予以否決。依一般常情論，尼克森結束了越戰，穩定了中東戰局，國會理應暫緩通過限制總統作戰權。但八年越戰民情低落，國會中限權派及反戰份子合力於十一月七日以超過三分之二的壓倒優勢復決了尼克森的否決權。限權的立法的通過是美國政治的一件大事，它不僅因限制總統作戰權影響美國外交，進而更造成總統制的危機，并導致國際外交危機。從三權分立的憲法觀點或實際的國際安全方面看，這個限權法都是一個錯誤和危險的立法。蘇聯中央政治局中不乏研究美國政情的專家。未來國際局勢詭譎難測，蘇俄在發動對東歐或其他地區侵略時，自然洞悉并將利用美國總統作戰權被削滅的弱點。所以一個深受國會束縛而作戰權削弱的總統對國際局勢的穩定有害而無利。美國認清蘇聯是具有領土侵略野心的共產國家，但在限權新法下，美國總統却無法一如往昔自由出兵遏制侵略。雖然在一個新的形勢下一個強有力的總統仍可以個人威望抵制國會，促使此項法律之廢止，但仍需等到一九七六年總統大選時纔有此可能。在尼克森任內，總統的作戰權變成黨爭的犧牲，所以他縱想大有作爲，恐怕亦欲振乏力。所以美國總統作戰權的減弱是我們研究美俄關係時所應注意的一個新形勢和因素。

第二、美國經濟情勢對美蘇關係演變的影響：經濟和外交本來分不開，特別是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她的經濟力量的強弱和她的外交政策展縮更息

經濟循環：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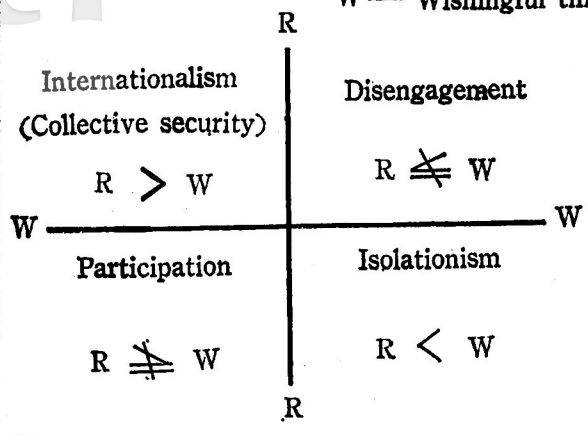


息相關。在經濟上有經濟週期和商業循環的理論 (Business Cycle)，往往因消費者的投資 (Investment) 和儲蓄 (Savings) 行爲的變化而發生繁榮 (Boom)、衰退 (Recession)、不景氣 (Depression) 和回復 (Recovery) 等四個時期週而復始，循環不已。政府用財政 (Fiscal Policy) 及貨幣 (Monetary Policy) 政策來調節延長繁榮或減縮挽救不景氣。在美國這種經濟政策在內政上所造成的結果往往影響到她在外交政策上的因應進退。根據我個人所觀察和研究的初步結論是：在國際外交關係上，美國對外政策的本原則是維護其國家利益。這正像其在經濟政策上(一九四六年的充分就業法案爲美國多年來的基本經濟政策)要保持充分就業的基本原則一樣。要保持經濟上的充分就業政策就會因「消費」和「投資」兩大因素的變化而產生商業循環。在外交政策上要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也同樣要受到因「意願」(Wishful thinking) 和「現實」(Realism) 兩個因素的變化而產生一種外交循環 (Diplomatic Cycle) 的四個時期：國際主義 (Internationalism)、撤離主義 (Disengagement)、孤立主義 (Isolationism)、局勢主義 (Limited Participation) 等四個時期的週而復始。現在讓我姑且把商業循環和我所假設的外交循環兩種週期連串起來，分析美國的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的關係和美蘇關係的新形勢問題。我先用以下的公式和符號來表達兩者的關係。

以上是我對美國經濟循環與外交循環相互關係的初步假定，現在我再用美國戰後經濟繁榮或衰退來求證其與美

環循(交外)治政：二圖

R = Realism
W = Wishingful thinking



國戰後外交上集體安全的國際主義或孤立主義的影響和關聯的正確性。雖然，這種相互關聯的正確性未必是完善無缺的。但是至少我們得到幾個初步的結論：(一)在國內經濟繁榮時，外交政策則趨於國際主義，干涉主義，以集體安全行動維護國際和平或維護美國國家利益。因為經濟繁榮足以應付內政及外交，或民生及國防的需要；(二)在經濟衰退時，外交政策則趨於撤離主義，妥協主義，

以談判方式代替對抗來維持國際和平並維護美國國家利益。因為經濟衰退(由越戰及其他錯誤的赤字預算政策所導致)已造成了貧富懸殊及內政需要應大於並優於外交承諾的新情勢。在這種新情勢下，經濟力量已不足應付內政及社會的要求，戰爭已不再是促使經濟繁榮的萬應藥膏，所以外交政策祇好讓先於內政政策；(三)當經濟進入不景氣時期，外交政策因「臆顧」和平大過「現實」政治對抗亦進入孤立主義。經濟衰退，政府收入驟減，失業人多，工業停滯及外貿逆差日增。所以國家財力不能同時適應國內外的需要。在國內政治壓力之下，對外軍援經援減少，政府預算則轉重國內福利政策之改進；(四)長期經濟衰退必然引起經濟恐慌與政治危機。因美國政府決策者的政治生命攸關，故多不願聽任經濟衰退長期持續，以財政及金融政策，使經濟復甦。當經濟開始回復及國內內政問題壓力減退時，外交政策亦逐漸局部地開始採取介入政策，外援亦漸次增加。

最近十年來，傳統美國的經濟循環及適應對策已顯失常及脫節。一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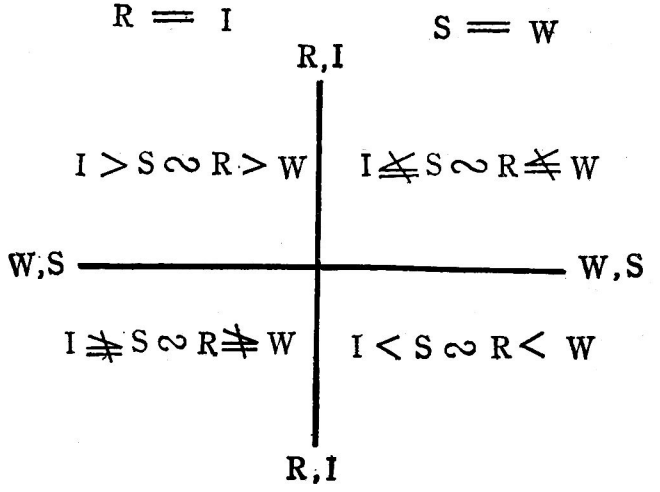
是通貨膨脹，物價高昂，另一方面却是工業停滯，經濟衰退。政府用從前的經濟對策來因應這種離奇矛盾的經濟病狀都無法奏效，所以美國名經濟學家山繆森(Paul A. Samuelson)就把這種怪現象叫作經濟滯滯症(Stagflation)。這種經濟滯滯症表現於外交政策上即成為所謂僵持外交(State-mate Diplomacy)。以上這些假設證諸於歷史實例又如何呢？

一、美國在歷史上大大小小軍事衝突一共是二〇四次，其中大規模的戰爭一共有九次(宣戰者僅五次)。在經濟上一共發生了十五次衰退和不景氣(一七八五、一八一九、一八三七、一八五七、一八七三、一八九三、一九〇七、一九一四、一九二九、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一九五八(六〇)、一九六九、一九七三)；在這多次不景氣中除一八〇三—一八二二年之中立為例外，其餘三次中立(一九一四—一九一七、一九三七—一九三九、和一九七二)的Nixon Doctrine和以談判代替對抗之妥協政策(都是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發生的)；

二、以上所說的二〇四次軍事衝突中規模最大的幾次之中(1776 Revolutionary War; 1812 War Against England; 1846 War Against Mexico; 1860 Civil War; 1898 Spanish-American War; World War I 1917; World War II 1941; Korean War 1950; Vietnam War 1965)沒有一次是發生在不景氣時期。

三、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簽訂的八項雙邊或多邊區域安全及協防條約

關係鎖連的策政交外及策政濟經：三圖



中(1. Pact of Rio 1947; 2. North Atlantic Treaty, 1949; 3. U.S.-Japanese Security Treaty, 1951; 4. U.S.-Philippines Treaty, 1951; 5. Tri-Partite Treaty-U.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nzus Pact) 1951; 6. U.S.-Korea Treaty, 1953; 7. 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se Treaty, 1954; 8. Chinese-U.S. Security Treaty 1954.) 有六個區域安全條約都不是在經濟衰退中訂的。其中兩個是在一九五四年經濟衰退末期訂的。

四、往往軍事預算削減可以造成經濟上的不景氣(如韓戰結束後因軍事費用銳減而導致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之不景氣)。

由以上的例證看，美國的經濟如果不健康，她的對外政策和國防政策就都會受到影響。而目前美國的經濟病態多端，很不健康，所以她的外交政策也受到了影響。如果經濟衰退更惡化到不景氣，那麼美國孤立主義將更抬頭。在美國經濟困難的情形下，美蘇表面的和諧關係至少還要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而且，蘇聯更將利用美國經濟的弱點，作局部的突進並爭取時間取得武備競賽的優勢。

現在我來舉幾個經濟上的例子來看美蘇關係的新發展。

第一、蘇聯在與美國競增軍備的同時一面受到國內民需消費要求的壓力，一面却無法大量撥款改善民需工業。所以採取利用外資發展西伯利亞天然資源及民需工業，所以美蘇和解加強經濟合作，即可看出經濟問題在兩國關係新形勢中所佔的地位。雖然在蘇聯極權政制之下，民間沒有參加或改變國家軍事政策、預算制度及外交政策，但一旦美蘇的表面和諧繼續保持若干時日，美國人民生活水準必定對蘇聯國內生活會發生深遠影響，而造成爲俄僑有所不能忽視的新情況。例如百事可樂(Pepsi Cola)就原在莫斯科上市了。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 在三月間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訪問時會跟美新任駐蘇大使斯多塞(Walter Stoessel, Jr.)和季辛吉的俄情高級助理係尼菲爾特(Helmut Sonnefeldt)開玩笑說：「看你們長的那麼年青，一定是喝百事可樂喝的多。不久，我們也要喝百事可樂了。」還有最近，蘇聯兩百家雜誌開始刊登起美商廣告來了。近兩年來，義大利在俄國設廠，替蘇聯造民用卡車及小轎車，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爲了使大家明瞭美蘇經濟合作在兩國關係的新形勢所佔的地位起見，請大家看一個文件。這個報告是美國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七十多歲的董事長漢默(Armand Hammer)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向其股東們所提出的特別快訊。根據這項報告，美國西方石油公司已與蘇聯簽訂一項空前而爲期二十年的八十億美元的西伯利亞開發計劃。美國商業部長鄧特(Frederick Dent)暨蘇聯貿易副部長奧希莫夫(V.S. Alkhimov)於六月一日代表各該政府正式換文批准西方公司所簽訂的貿易開發協定。依約每年約出產價值四億的化學肥料，液體阿摩西尼亞，天然氣等等。並由美進出口銀行貸款一億八千萬美元予蘇俄作爲初步投資，而蘇聯本身實際的投資僅僅四千萬美元。西方公司將來僅以產品提成作爲勞務報償。此約簽訂後，美各大公司紛紛競效。這是蘇聯以不花本錢借用美資開發資源改善民生的實例，這是美蘇關係新形勢中的經濟突出因素。雙邊貿易及資源開發的成敗與演變對美蘇限禁戰略武器第二階段談判及(Salt Talk II)兩者外交關係之緊弛均有極大的關聯。當然蘇聯因加強貿易而可能形成其對美國和西方工商業的依賴也是值得注意的。

第二、當前年(一九七二年)蘇聯農業歉收的時候，蘇聯利用美國亟欲與蘇修好的心理，以美國貸款及低價向美國購買大量小麥。結果使美國糧價飛漲，讓蘇聯討了很大的便宜。其中還有前任農業部副部長和大陸糧質公司(The Continental Grain Company)涉嫌勾通作弊的醜事。今年一月間，在美國缺糧價格高漲的時候，蘇聯駐美大使館經濟官員正式發表談話說蘇聯願意將前年所購存尚未運出之存麥按市價再賣回給美國，藉表蘇聯願協助美國政府減輕糧荒的善意。結果，美國輿情大譁，認爲蘇聯譎詐取巧，轉手之間獲取暴利。蘇聯大使館參事還正式向美國報界發表談話，批評美國這種悻悻負氣的「小氣」態度說：『本來，談貿易就是公平交易。你們說我們以市價把已經買了尚未運出的麥子再以市價賣回給你們是種不公道的事，那麼，一八六七年我們把阿拉斯加以七百廿萬美金便宜地賣給你們，如今你們不願也以當年的原價再賣還給我們呢？』

第三、依二次大戰時租借法案，蘇聯積欠美國借債達八億美元之多。這樁公案懸爭已久，直到尼克森一九七二年五月訪蘇後纔得到解決。談判結果是由蘇聯就原欠百分之七自西曆二〇〇一年起逐年償還，一塊錢祇還七分，年息二釐。雖然蘇聯分明佔了便宜，但蘇聯却說，美蘇貿易極不平衡，因爲蘇聯每年向美國大量採購工商用的電子計算機(Industrial Computer)及農產

品，所以美國每年都有鉅額貿易順差，以一九七二年為例，美國向蘇輸出總值達五億四千六百萬美元（玉米、小麥及其他農產品佔三億七千餘萬，工業及其他產品佔一億七千餘萬），而蘇聯向美國輸出僅值九千五百餘萬美元（其中多為鑽石、白金等產品）。在一九六七年美國對蘇貿易總額僅一億零一百萬美元，順差亦僅兩千萬美元，而一九七二年雙邊貿易總額增加六倍之多竟達六億四千二百萬元，美國順差增加更為驚人達二十二倍。今後美蘇貿易將日益增強，這種貿易關係在瞭解全般美蘇關係的新形勢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則極明顯。

我記得黑魯曉夫在一九五七年訪美時曾經說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祇有蘇聯一個共產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已經有了十幾個共產主義國家了；第三次大戰假如由美國發動的話，資本主義就沒有了。」他竟誇口說：「我們將要埋葬你們美國。」雖然黑魯曉夫已經死了，但蘇聯共產黨萬變不離其宗，還是要取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在今後這個美蘇關係新形勢的發展過程中，美國總統的作戰權之強弱及美國經濟情況的盛衰都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蘇聯共黨中央政治局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宣佈第十個五年經濟計劃（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將投資四百五十億美元墾荒改田的農業大躍進，加強工業建設，以追趕美國。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蘇聯將利用美國經濟和政治的弱點巧取豪奪，讓美國負擔發展蘇聯消費工業或開發資源的資金，使其能將大量資金作有效的集中使用以發展國防工業，例如當美金貶值，中東石油禁運等危機時，美國吃盡了蘇聯的苦頭，但美蘇和好仍勢在必行。這也許是美國的愚昧，但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美蘇關係的人所應特別注意而不可忽視的。

鄒宇光先生：

美蘇關係在本質上沒有根本的變化

民主和自由一定會獲得最後的勝利

今天討論的題目是美蘇關係的新情勢，既有新情勢，相對的，即有舊情勢。在這「新」「舊」之間從何時分起呢？方才主席也講過大致從什麼時候算起。不過，這個情勢的新舊，並沒有截然劃分的日期，沒有一個很明顯的階

段，都是逐漸演變而來的。我想不僅世界的局勢如此，甚致整個歷史亦然；所以說「歷史之流」，除了朝代的更替，和特別重要的事件以外，一般階段和情勢的劃分，是富有相當彈性的。所以說新情勢和舊情勢應該如何分法，不是我們研究的重點。關於今天的討論的課題，個人願意從另一個角度，發表一點淺見。就是美蘇當前這種新情勢是如何產生的？這種新情勢產生的背景、淵源為何？然後又有什麼樣的發展、演變，乃至其可能的歸趨，這樣，也許能對當前的美蘇新情勢的瞭解，更有助益。國際情勢，有其本質，必有其現象，如果說當前美蘇的新情勢是一種現象的話，那麼產生新情勢的本質是什麼呢？有很多事情，有本質一定有現象；但是也有很多事情，現象和本質沒有分別，說現象亦可，說本質亦可。關於這一點，就當前美蘇的關係，或者擴大一點講，在本質上，共產主義和自由世界的的基本差異是絕對的，很顯的。換言之，美國與蘇聯無論在思想上，意識形態上，文化背景淵源上，都是針鋒相對，勢不兩立，從過去直到現在，兩者之間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

今天，此刻美蘇兩國的領導人，儘管在修談和緩、談判，但是每天報紙雜誌、廣播電台宣傳，思想上的抗爭，互相攻訐，更沒有一刻放鬆過。但是這個現象，有時是把思想鬥爭提高到第一位、最主要的階段，表現得最激烈，有時候思想鬥爭——轉變成為軍事的對抗，北大西洋公約和華沙公約兩大軍事集團的對抗就是這樣形成的。由於新武器的進步和軍事技術的發展，已到了無堅不摧，無遠弗屆的地步，美蘇雙方都存戒心，不敢輕啓戰端，於是武裝衝突可能性減少，美蘇的對立乃轉變成經濟上的競爭，資源的掠奪，貿易的壟斷，甚至於霸權的爭奪。這種現象的變化，因為客觀和主觀情勢的不同，因為各種條件的不同而有變化。所以我們要從這個現象來觀察的話，美蘇兩國的關係，好像時而緊張，時而緩和，或者某種事態緊張，某種事態又好像趨於緩和，會使人陷於眼花撩亂、撲朔迷離的境地。實際上，兩個集團——拿美蘇兩國來代表的話——他們之間，基本上的衝突、對立、抗爭，從來沒有變動、緩和，絲毫沒有減抑，只不過表露於外在的現象，鬥爭的形態不同而已。所以儘管從一九五九年九月艾森豪總統和黑魯曉夫就在小心翼翼地培養和珍惜「大衛營」的氣氛和精神，美蘇和英國三國也曾在一九六三年七月締結過核子武器的局部禁試條約，和一九六九年美國第三十七屆總統尼克森就職時，冠冕堂皇地正式揭曉：『在經歷一段衝突敵對的時期之後，我們正進入

一個談判的紀元」。在這五年多以來，還有一連串的高峯會談，數不盡的條約，協定，議定書……之類的足以垂諸青史的文件，可是，到今天美蘇關係還是如此，甚至整個世局，也仍然如此，這就是今天我們稱它爲美蘇的新情勢。所以我認爲美蘇新情勢的來由，有其根本條件和背景，這是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一個——探討當前美蘇關係必須首先牢記的根本前提。

其次，我們再看看美蘇兩個國家的社會制度有否變化，沒有變化；兩個國家的人民生活方式有否變化，沒有變化，這也是我們討論這個課題不應該忽略的一個事實。如果詳細說來，美蘇之間的差異、矛盾、對立，實在不勝枚舉，就拿這兩個國家的首腦人物對於當前的世局和國際形勢來說吧，便完全異趣。不錯，大家都高舉着『和平』的大纛，侈談『和平』，高唱『和平』，實際上真是和平！和平！多少罪惡，假你之名而產生。尼克森總統打從上任那一天起，就以締造世界和平，求得一時代的和平，追求一個完全和平的世紀爲己任，他的方法和途徑是多元均勢，權力平衡，要以談判代替對抗，所以又稱爲當前是談判時代或談判的世紀。他的目標，他的最高理想不過如此而已，如果說得更現實一點，尼克森總統希望能夠安然任職到一九七六年——美國立國兩百週年紀念——這個富有歷史性的年代——讓他的名字和這個光榮的盛典相連在一起，永垂史冊，可說就已吾願足矣。爲了要實現這個願望，就要避免戰爭，遠離戰爭，保持和平，不管它是制衡也好，運用策略也好，其在犧牲盟友，姑息侵略者也好。俄共黨也無時無刻不以和平爲念，他們心目中的和平，是和平攻勢，和平鬥爭，和平渡過的和平。一九七一年三月——四月間聯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中通過的和平綱領是叫做：『和平與反帝鬥爭綱領』，儘管宣傳和平、友好、安全、合作、民主進步、解放、實際上是要團結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工人運動，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和以『美國帝國主義』爲堡壘的資本主義陣營作最後的鬥爭，最後，消滅美國，消滅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而赤化全世界。至於中共匪幫，更一口咬定：『當前世界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山河欲來風滿樓』，唯恐天下不亂，到處製造暴亂，妄圖在混亂中混水摸魚，以逞其陰謀。

第二，探討當前美蘇情勢，不能忽視的第二個因素是蘇匪的關係。談到蘇匪關係，最近看起來好像很緊張，當然事實上也是很緊張。雙方互相罵戰和對抗，劍拔弩張，好像一天比一天升高。我們不談這種情勢是真或假，但

是現象是這樣。所以在這種情勢之下站在蘇聯的立場說來，眞所謂大敵當前，假定蘇聯認爲共匪是他最主要敵人的話，當最主要敵人仍然存在，而且在繼續壯大中的話，又怎可能與美國談判限制核子武器呢？怎可能一方面對共匪強硬，一方面對美國軟弱呢？這是不合邏輯，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將繼續保持已有的核子優勢，不管共匪也好，美國也好，其敵人尚存在時，就絕不能自己先行減縮軍備，解除武裝，談判是另外一個問題，是一個策略運用的問題，決非減低自己的武力，來袖手向帝國主義準備投降。所以在匪蘇關係仍然存在緊張的時候，美蘇關係的緩和是有一定限度的。既然如此，第二階段戰略武器談判又怎麼能夠輕易獲得協議，三月間季辛吉莫斯科之行希望圓滿而歸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認爲這種新情勢的演變，並不突然，而是淵源有自的。

第三個因素，我們知道，去年十月間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對全世界各方面的影響太大了，別的影響我們不談，光拿中東這個地區來講，美國和蘇聯的地位就有很大變化，幾乎強弱易勢，蘇聯慢慢的衰退下去，美國則最低限度在埃及站住了腳，俄國在埃及則處處吃驚。疏濬運河作業係由美國人和英國人負責，俄國的專家埃及置諸不理。現在英美專家即將在運河開始探測和清掃水雷，俄國人對此當然不會高興。本年三月九日埃及宣佈一個疏濬運河的五年計劃，需費約九十億——合三十六億鎊，關於這筆投資，除了美國外，最近埃及重建部長奧斯曼跑到西德，公開表示，我們重建運河和西奈半島，需要很大的資金，我們固然需要美國人幫助，但更需要德國人來投資。又說，在我這裏投資有保證、有利息、安全穩妥，希望西德方面投資。對俄國方面，則一字不提。所以蘇聯在埃及的地位，可以說一落千丈。三月間，沙達特一再發表指責蘇聯的談話，報紙上也抨擊蘇聯的種種不對的做法。所以蘇聯在三月間把駐埃多年的維諾格拉多夫大使調回。美埃之間是去年十二月七日宣佈同意復交，今年二月廿八日正式復交，三月廿七日美國已派出使節。所以說美蘇在埃及的地位是完全易勢。此外中東最主要國家除了埃及以外，一個是敘利亞，一個是黎巴嫩，一個是伊拉克。黎巴嫩一向是傾向自由世界。伊拉克則大有問題；伊拉克現政權，蘇聯一向支持它，可是蘇聯同時支持伊拉克境內庫德族人的獨立運動，現在鬧得很厲害，瀕臨內戰邊緣，蘇聯在兩難的情況下，國防部長葛列契柯三月底專程往訪，希望能替伊拉克

調解這個困難，有無結果還不知道。所以說伊拉克本身自顧不暇，不但內部存在嚴重的問題；對外和北面伊朗，南部的科威特都有糾紛，所以這個政權若是不存在的話，蘇聯在中東就失掉一個據點，剩下只有敘利亞了。敘利亞和蘇聯比較密切，所以現在蘇聯極力在那裏支持他，尤其是以埃停戰以後，要軍火給軍火，要錢給錢。不久前還傳出一個消息，蘇聯企圖花費十億鎊的巨款援助它，自從三月中旬以來，戈蘭高地的戰鬥一直沒停止，就是俄國人在那裏撐腰。這就是因為蘇聯在中東影響力日趨低落的時候，要極力設法，不惜代價來挽救，既然這樣，那對於和它直接對抗的美國，還會再事緩和嗎？中東對美國蘇聯乃至其他許多國家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認為中東情勢是影響美蘇關係的第三個因素。

第四，美國與西歐的關係。關於這一點，剛才幾位先生都談得很清楚，我只很簡單的補充說明一下。美國與西歐各國的關係，自從十月戰爭以後，鬧得非常不愉快。美國和西歐各國的關係若是很友好而堅強的話，蘇聯當然不願意，所以他要以歐洲安全合作會議來鬆弛它，要用歐洲相互裁軍來擊破它。要是西歐與美國關係疏遠冷淡的話，對蘇聯好不好呢？蘇聯自然意識到，假定美軍從西歐撤退，那麼歐洲人就會直接面臨強大的東歐集團的威脅，而沒有美國協防的危險，將要靠自力自救。換言之，西歐可能將要更加團結，更趨合作，西德重整軍備，勢不可免，法國態度可能將有轉變，英國也將更趨積極，此一情勢對於蘇聯的影響及其利弊如何，自然也在蘇聯考慮之列。這個問題相當複雜，這裏只強調一點，就是美國與西歐的關係同美蘇的關係之間是非常密切而又很微妙的。

第五點，我們看看美國的內部，美國內部存在許多問題，俄國人是無時不在密切注意這些問題的。以水門事件來說，最近發展如何，尼克森地位究竟能夠穩定到什麼程度，有沒有被彈劾的可能，彈劾的結果又如何？所以這幾天報紙報導，這次季辛吉在莫斯科的談判，不能在限制戰略武器問題取得協議，而遭遇困難，談判沒有能在得到「觀念上的突破」，就是因為蘇聯方面認為：尼克森可能被彈劾，他的聲望更顯得低落，甚至可能去職。這對蘇聯方面，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而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既然這樣，為什麼要白白放棄這麼好的機會，所以蘇聯正好利用這個機會，要挾美國，而奠定其核子武器上的優勢。這樣看來，美國內部許多問題，同樣影響到美蘇之間的關係

。其次，再談談季辛吉。季辛吉近年來聲望，簡直有如日之昇，雖然批評他的大有人在，但是其成就也是事實，而且甚至有超越尼克森總統之勢。至於在國際政壇上和美國外交方面，那更是有聲有色，為俄國人所矚目，假如世界舞台的主角，老是季辛吉在那裏表演的話，那就沒有俄國人的地位了，也沒有莫羅米柯的份了，自然也不是蘇聯所樂見的事情。總之，不管蘇聯對尼克森和季辛吉看法如何，但是不願尼克森安然無恙，再讓季辛吉再有精采表演的機會，那是可以斷言的，這種心理狀態也就間接的影響到美蘇間的新情勢。

第六，我們再看美國與蘇聯的關係。這個關係大家都很清楚，無論貸款、貿易、技術合作、關稅互惠、資源開發，都存在很多問題。這些問題中，經過近幾年來的談判、和解，有些確實獲得相當的進展，兩國遊客互訪人數，已有大量增加，兩國間的貿易額，一九七二年為五億三千八百萬盧布，一九七三年增加到十一億六千一百萬盧布——約合十三億美元之鉅。一九七二年時，美國在蘇聯對外貿易中佔居第六位，一九七三年度，已超過日本，一躍而為僅次於西德以後的第二位。不過，單憑這一點，也不能評定美蘇間的商務貿易關係，就從此一帆風順，毫無阻障了。拿最近發生的一件事情來說，四月九日那一天，美國的七十八家廠商在莫斯科舉行一次機械和裝備的展覽會，布里茲涅夫在會上講話，他說：『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展覽會；你們老遠把東西運來，也在這裏展覽了，可是這些東西却不賣給我們。』言下之意，充分流露出蘇聯方面對於美蘇商務貿易的看法。

我們不能否認，幾年來美蘇關係，某些方面，不無進展，但是由於蘇聯侵略的本質未變，顛覆自由世界的陰謀繼續施展，美國和自由世界認識蘇聯此一野心的人士，也益見增加，美國一九七五年度為數八百五十七億國防軍費編造，就是對蘇聯野心——也是當前美蘇新情勢的一個最力的答覆。

第七，談到美蘇新情勢不能忽視的一些有關因素：蘇聯本身的外強中乾，附庸國家和蘇聯之間的貌合神離，蘇聯內部，人民爭自由的呼喊聲浪日高——尤其是高級智識份子、學術界和文藝作家的不屈不撓的奮鬥，已經和共黨政權處於正面衝突的態勢，也引起了自由世界廣泛的聲援與同情；至於許多自由國家反奴役、反暴政、反極權的鬥爭，更是波瀾壯闊，日益澎湃中，當為美國有識之士所深切瞭解，而足以影響到美蘇間的和解和有助於自由世界底團結的。

最後，願意強調三點：

一、美蘇關係在本質上，沒有根本的變化，我們不能受若干表象所惑。
二、如果說當前是談判時代的話，那最近的美蘇新情勢，是對談判時代一個最嚴重的考驗。

三、正確說來，當前是人類自由對奴役，民主對極權，人性對暴力搏鬥的一個大時代，我們深信人性、民主和自由，一定會獲得最後的勝利。

趙惠謨先生：

美俄衝突集中於三焦點

美俄和解認為有其可能

今天我要討論的項目是美俄關係的新情勢與蘇俄的大戰略。我用戰略這個字，我得先聲明不是單指軍事作戰的，而是包括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蘇俄大戰略，它含有三個大目標和五個大地區。它的形成不是今天，我想從史達林死後，從黑魯雪夫時開始執政，從所謂「和平共存」的口號開始來算，而由布里茲涅夫承繼光大之。然此大戰略在俄國人中不贊成的亦也是很多的。布里茲涅夫在一九六四年雖即脫穎而出，但是真正掌握實權是在一九七一年四月蘇俄第廿四屆共黨大會以後，由柯錫金、包戈尼等三人集體領導變成布里茲涅夫一人實際主持。所以蘇俄的大戰略是在一九七一年以後才真正開始擴大執行。剛巧又碰上美總統尼克森在同年七月宣佈要到平訪匪。今天我相信布里茲涅夫活一天，蘇俄大戰略的實行必然會繼續下去。

第一、何謂蘇聯的大戰略，我以三點來說明它：（一）爭取時間，不戰而取得世界霸權。因為蘇俄要爭取世界霸權是俄國歷史上的一個國策，而蘇俄剛好有此資格，地大、物博、人多而又有野心。今天世界上除蘇俄外，只有美國，只有共匪在爭世界霸權，其他國家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德國也好，日本也好。但是大戰略的第一個目標是要避免戰爭而又要取得霸權。但如何取得呢？這就要爭取時間。所以原則是不打仗，只利用時間，以爭取霸權。因為俄國人知道，現在美國人不會爲了保有世界霸權而再度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二）全力發展核子武器。俄國人深知，今日世界誰的核子武器佔優勢，霸權就會自然而來。美國是有錢而不願意多花在這方面，有自由派的輿論反對，有看守荷包的議會不通過大量軍事預算，到了真的沒辦法，才花了一批錢，但時間已經趕不上了。在蘇俄方面錢雖不多，但是它可用共產黨的方法，將褲帶勒緊而又無美式的議會阻撓，可以拚命發展。我們看蘇俄方面，美國一九五二年氫彈爆發以後，蘇俄於一九五三年就趕上了。在一九五七年人造衛星蘇俄反而走在前面，美國則在一九五八年始行趕上。所以蘇俄是可以爭取時間，利用美國有錢沒有發展的野心，而乘機全力發展取得優勢。（三）爭取海上的霸權。今天在陸上看是沒辦法長遠佔領一個非本國領土的地區。但是海上，尤其公海上則可以四處自由活動，由潛艇發射飛彈。因爲今天世界上要爭取霸權，有了核子武器，又必須能在實際上採取行動，所以也要先爭取海上的霸權。我們了解蘇聯大戰略的三點之後，再看世界上他要實行的時候：目前主要的地區，則有下列五處：（1）歐洲，（2）中東，（3）地中海，（4）印度洋，（5）亞洲。本人先要說明蘇俄大戰略的情形以了解美俄全般的情勢及爲何今天有新情勢的發生，這是第一點。

第二、美俄關係的融洽與衝突焦點。核子武器當蘇聯沒有多彈頭時，美國人認爲蘇俄飛彈雖數目多，但我的實力比你優；所以乾脆我們兩方面說明白都不要用這個東西。美國並且承諾貸款給蘇聯，並答應貿易方面給予最惠國待遇，現在議會雖未通過，但政府是已經同意了。太空合作。美國先上月球了，蘇俄雖則失敗。但是美國說，此後我們兩國在太空方面一起合作，不再相互競爭。中東方面，雙方聲明，不要因另一小國家的爭執而把他們兩國捲入作戰漩渦，這也是蘇俄最爲高興的，因爲蘇俄假如要在印度洋進一步發展時，他希望蘇彝士運河不能重開，則地中海的美國的第六艦隊過不來，而蘇聯在印度洋方面則已經有許多友邦供給基地使用。假如中東維持不戰不和的狀況，對蘇聯是特別有利的。在十月戰爭以前，美國因怕中東戰爭爆發亦暫時同意這個辦法，所以在中東方面美俄表面是合作的。在歐洲方面，美國也同意與蘇俄應磋商雙方相互對等撤兵。所以去年十月以前算是融洽的舊情勢，美國多少是相信蘇俄布里茲涅夫訪美的虛偽親善。然而十月戰爭以後變了，美俄衝突焦點有三：①中東，②印度洋，③核子武器。在中東方面，去年的戰爭發生，現在據沙達特說，百分之百是他自己作主做的，既不是阿拉

伯友邦，更不是俄國。據三月卅日巴黎先鋒論壇報，沙達特曾對記者說，當作戰開始後幾個鐘頭，蘇俄大使告訴他，欺騙地說，現在敘利亞已經不能打，已經接受停火了，請你也趕快接受停火。由此可知，蘇俄不願埃及發動戰事，戰勝戰敗對它都不好。反之，到十月十九日，沙達特却通知敘利亞說，美國已提出停火，請你注意，我沒辦法，現在美國人全力幫忙以色列，我們決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我們都非打完不可，所以現在請你同意停火。據此，埃及是曉得蘇俄在欺騙他。此所以季辛吉能使以色列埃及相互撤軍，公然的隔離，此是蘇俄夢也想不到的。二月廿八日埃及同美國正式復交。最近沙達特並曾說，尼克森總統對中東和平大有貢獻，不能讓他因水門案下台。埃及如此相信美國，蘇俄則受不了。因為蘇俄的艦隊是在一九六七年以後才開入並常巡地中海東部，所以今天埃及倒向美國之後，對蘇俄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今天美俄最大的衝突仍是中東問題，尤其是季辛吉表現得太好了，所以蘇俄拚命拉攏敘利亞和伊拉克做工作反對美國對抗埃及。在印度洋上美國並得到英國同意，已決定以三千六百萬美金在印度洋中心的第亞哥加西亞島建海空基地，並已派艦隊巡邏。

有人說，季辛吉六訪莫斯科得不到結果，是一種新形勢。但新形勢是由舊形勢發展而來，只不過在季辛吉訪問莫斯科時才正式表現出來。尤其是今年一月卅日到二月十日，蘇俄的多彈頭飛彈在太平洋試射成功，其最遠程可達四千八百哩。去年在核子方面，美國以為他核子潛艇多，重轟炸機多，還有多彈頭，今天蘇俄趕上了。所以美國覺得危險。但美國在中東和印度洋却佔了便宜，蘇俄也覺危險。因此雙方的衝突發生。所以，這次季辛吉到莫斯科才無結果。即是今天美俄的衝突焦點，是在中東問題、印度洋問題和核子問題。

第三，美俄和解有否可能？本人認為有其可能。因為除了瘋子如希特勒和毛澤東以外，只要他真是個政治家，有頭腦的，他是行動都是根據事實。今天我們了解美俄的真實情況以後，今天尼克森不是瘋子，布里茲涅夫也不是瘋子，所以在外交上，在軍事上，兩方面儘管擺出強硬姿態，對未來我們仍能猜個大概。今天對於世界霸權，美國人是慢慢願意退，但是也不願意打。

蘇聯也是不願打，但是他偏要快快進，好像他等不及。史達林為一八七九年生，一九五四年死，活了七十五歲，但是他當政三十年。布里茲涅夫有人

說是六十七歲，有人說六十八歲。如果再要十年準備工夫，他才七十七歲，他是不可能要非打不可的。今天在上海，美國雖有十艘航空母艦，但艦齡都很老，蘇俄還沒有，但是它下水的已有兩艘，開始建造的又已有兩艘，所以其擴充得快，美國看了也著急。而核子武器方面，他是拚了命來發展。所以今天蘇聯是要快快進，美國是只願慢慢退。美俄確有了矛盾，但是美國從來不會想先發動戰爭，而現在蘇聯也不願意作戰。假定認為他們雙方都不願打仗，其他事情總會有辦法。今天我們看了美國和蘇聯本身的情況再加上共匪在中間乘火打劫反俄又反美，實際上戰事暫時是不會輕易發生。但是今後的情勢如何呢？①在印度洋，美國和蘇俄暫時平分秋色。②在中東方面，阿拉伯國家本質上是不會贊成共產主義，但是反對以色列則一致。今後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和約旦，再加科威特這些國家可能是聽美國的。另一方面，敘利亞、伊拉克、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則極可能傾向於蘇俄。所以在可見的將來，中東不會全部歸到美國，更不會全部回到蘇俄去，而是均勢局面。③核子武器問題，蘇聯今天為了中共，表面上還要讓，他的多彈頭試射已成功了，他就會表面要讓，然而他還是可以偷偷的發展。但是我們相信蘇俄在核子武器技術方面仍比美國落後，然而落後得有限。④歐洲方面，在撤軍問題，美國可能先略示讓步，因議會已有此要求。所以今後在印度洋，美俄平分秋色；中東方面，亦是分成兩邊部份，一部份美國，另一部份蘇聯；核子武器，蘇聯表面上讓步；歐洲方面，撤軍問題，美國則略先讓步。這樣會使美俄的和解在表面上會有暫時的可能。這僅是本人大膽的估計。

黎世芬先生：

蘇聯的策略是談判對抗並行

自由世界應知警覺免為所逞

美俄關係的新情勢的「新」字意義在那裏，非常欽佩各位已把它分析得非常清楚，主席一開始也把這問題提出來了。作為一個新聞記者，覺得還有一個新的發展引起全世界關心，成為世界新聞興趣的中心的，就是尼克森已決定今年六月去訪問莫斯科，而且季辛吉已經去了一次為他鋪路。現在這一

場戲就要登台了，世界的人當然都把注意力集中了，要看看這場戲究竟怎麼演出。尼克森做事，很喜歡戲劇化，每每在他困難的時候，就表演一套戲法，把大家的注意力移開，有的時候他能夠達到他的目的，但為功為罪歷史上自有定論，在這裏，且不下批評。尼克森這次到莫斯科去，他抱了很大的決心，希望在他的連任期內有所成就，尤其是現在他在國內遭到很大的困難，由於「水門事件」他被攻擊得體無完膚，在國會幾無立身的餘地。他為何選擇六月這個期間去？誰都清楚美國眾議院已經決定五月七日起開始審查彈劾他的證據。這個高潮就要來到，那麼他要如何挽回他在國內的聲望，同時也使美國人民知道並使全世界的人也同意他確是今日當代的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正在為全世界的人類尋求和平，而披星戴月，奔走美俄之間。所以他在這個時間去訪問莫斯科，是有意安排的。我們知道，他已經有了一次這樣的經驗，就是他以訪問北平，去贏取美國人民對他的連任投票支持。這次到莫斯科的訪問，如果非常成功的話，他可能再度成功地渡過他在國內所遭遇到的困難。

美國人也有不少持這種看法的：其中有幾位先生，都不滿意他去。如二月四日美參議員傑姆斯·巴格萊的談話，就不主張尼克當著彈劾問題正在進行時到莫斯科去訪問，因在這種情形下，只有增加談判進行中更大的困難，而不會有實質上的效果，更不會使他有什麼成就。現在一般人有兩種看法：其一認為莫斯科可能就心尼克森彈劾案的結果，迫他下台後，美蘇之間的和解政策會發生實質上的變化，對於目前蘇聯爭取時間的努力看來是不利的，所以蘇聯可能在某些方面讓步，希望有助於提高尼克森在國內的威望，而這個成功的談判，實質上的利益將一無所獲，表面上却是圓滿而皆大歡喜的表演。這樣或者可望使遭受彈劾的情勢扭轉過來，或挽救其在最後審判投票的結果，使其以極少的票數差額，渡過這個難關，那以後的兩年就可以比較穩定。其次還有另一種看法，是尼克森這次去，絕對不會有什麼成就，蘇聯看他，是個馬上就要下台的人物了，用不着對他付出多大的代價。因為付上這個代價以後，尼克森就要下來了，而繼之登台的人是現任副總統福特，他由於受到國會的完全控制，對蘇聯的態度也許會更強硬。那麼，在這個時候付出的代價，就等於白費了。所以他們要等待。這兩種看法，在美國國內及世界各國的報紙和廣播電視上都討論過的，也就是這樣，大家揣測著，才把美

蘇的關係拉到全世界重視的最高峯。

一般看法，尼克森在莫斯科的談判，毫無問題的必是以戰略武器的裁減為主，因為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美國人就可放心了，以後，至少一個短時期不會有戰爭，如此，就會意識到尼克森此行有了很大的成功。那麼，在這方面，便需要我們去深深地研究，尼克森如何才能使布里茲涅夫就範呢？尼克森全憑自己戲劇化的行動是不見得能把這會議弄成功的，他還是需要一些談判的手腕的。其中，我們看得見的端倪，是利用經濟和貿易為餌，來誘使蘇俄就範，由於激烈的軍備競爭，這些年來，使得美蘇兩國都耗盡了國家的財力，甚至使得一個對歐洲，一個對中共都束手無策。尤其美國，由於法國的阻擾，幾乎對歐洲的事務，失去了發言的地位，而北大西洋公約這組織也瀕於瓦解，因此，蘇俄一直在歐亞問題上用強硬的態度對美。但蘇俄的內部不是沒有困難的，尤其在經濟方面。尼克森認為如果美國針對經濟、貿易兩方面的問題，去和蘇聯討論，一定可以交換到蘇聯在政治和軍備談判上的讓步，而使各種問題得以解決，所以根據片面的了解，硬說尼克森會犧牲美國的利益以求保全其個人的官位也不盡然。因為美國仍然掌握著一些極有利的條件。

我們觀測未來的莫斯科高峯會談，尼克森一定有一整套的談判計劃，希望達成美蘇關係的全面和解，而使此緊張的局勢趨於緩和，但是，就面臨談判的實質問題言，不可能一下子有太大的突破。美國在對蘇談判上有兩個觀點，也可以說是兩個哲學思想：一是貿易和經濟上的。美國希望美蘇之間的經濟貿易關係加強，可以達致增加蘇聯對美國科學和工業技術上的依賴性。現在原料和油價都提高了。剛剛楊教授也提到蘇聯的戰略武器發展之遲滯，是因為蘇聯在電腦部份上的發展，停滯在這兒（IBM三六〇）的階段，所以美國利用蘇聯急於獲得更進一步的電腦發展技術，來換取它對戰略武器發展的讓步。如果成爲事實的話，就可以使蘇俄在經濟發展和工業科學技術上更加依賴美國，而此一來，相互的依賴性便可以避免走上一場國際性的毀滅戰爭，特別對一個侵略成性的國家言。其次，美國總想利用兩國經濟、文化的來往，來改變蘇聯的一種特有的價值觀念，雖然在極權政治下，個人不會有什麼價值觀念，但是人與人之間頻繁的接觸便會使蘇聯的人民意識到一年到頭勞力所得，不過寄望於購買一雙皮鞋一頂帽子的經濟生活，而渴望轉變

到和美國人民一樣，把個人的消費水準，建立在一部箱冰和一部汽車的經濟基礎上。有了冰箱和汽車以後的經濟生活，個人的價值觀念便會提高，從而使得蘇聯人民對國內政治和世界觀有不同的看法。美國之所以一再努力於從這方面着手，以加強兩國人民之間的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其着眼點就在此，所以一再公開地讚揚沙可洛夫和索忍尼辛這兩個人，而蘇聯什麼都不怕，而只怕索忍尼辛留在國內，所以才下決心地把他趕出來。於是，美國就執着這一點，如果要求貿易上能享受最惠國權利，就必須打破移民的限制，一定要蘇俄實行自由移民，而藉自由移民，使蘇聯人民意識到自己有權利享受高水準的經濟生活，自己有一個自我的價值觀念，即是說個人生活在這世界有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一味地做一個國家的奴隸。蘇聯人民有了和美國人民一樣的價值觀念，就可以成功地避免走上互相毀滅的一場戰爭之路。在這方面，也可以看到蘇聯有他自己的遙遠的看法，面對這種情況，蘇聯採納什麼樣的對策？我們知道蘇聯也有它的安全感。它知道美國是不會隨便發動一場戰爭的，但它的安全感建立在那裏呢？我們可由兩年前慕尼黑黑世運會美蘇兩國在最後一場的籃球決賽中，以籃球王國自誇的美國，竟然輸給俄國來看，知道其原因是蘇俄的籃球隊是職業性的，而美國是業餘性的，蘇聯爲了要打敗美國，可以全心全意以國家的力量來訓練一支球隊，同樣，它在核子武器的競爭上，也是採同樣的戰略。蘇聯覺得它的核子武力，正如籃球的積分一樣，遠落於美國之後，它必須把它們之間的比數拉近。所以蘇聯全心全意地在這方面發展，不能把兩國的核子彈拉成一對一的對比，甚或超過，它便沒有安全感。這是從核子武器量的發展而言。

其次，蘇聯對於美國和它的盟友散佈在中東、近東和西歐一帶的核子飛彈部隊和基地，一直是惴惴不安，認爲是它的核子安全防禦網的一個大漏洞。它若不能加以有力的監視，使得那些基地上的威脅消除，它便沒有法子取得先發制人的主動。東歐的地面防禦，似乎是沒有困難的。但是，連年因爲內部經濟的不協調，迫使它不能不以重兵屯駐在那裏，以彈壓附庸國的謀叛。跟着來的是印度洋的海權競爭。蘇聯之派遣海上部隊進駐印度洋，各方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爲是蘇聯對南亞洲的覬覦，開始它的傳統的南進政策。有的認爲是對中共的包圍，趨於完成。有的認爲是它全球性戰略的一部份。聯有它自己的想法。因爲這個地區是美國核子潛艇發射飛彈最迫近蘇聯地蘇

理中心的地區。

上面說到可以把美蘇兩國的籃球作戰，來比作兩國的戰略部署。蘇聯對付美國，確實是採取籃球的區域防守和人釘人的戰術並行的。就人釘人戰術講，它認爲美國有一個基地，它便必須有一個力量去監視。美國增加一顆核子彈頭，它也必須增加一個，甚至兩個。祇有在基地和核子彈頭的對比上，造成一比一甚或二比一的優勢，它才有安全感。這是其一端。另外，它對區域的防守，更具非常的敏感。蘇聯的核子作戰防禦計劃，最初完全寄希望於迎擊自北極而來的美國飛彈。繼而又想到背後來自中東、近東，乃至西歐而發射的中短程飛彈，對蘇聯的威脅，更不可忽視。它不能不分散一部份反飛彈飛彈力量，轉用於對付南邊的攻擊。因此，形成它對來自印度洋之新的威脅一種恐懼感。俄國人始終認爲波斯灣是它戰略防禦上最弱的一環，傳統上決不容許有巨大的武裝力量，來威脅它腹部的安全。第二次大戰一結束，它便和美國分割佔領伊朗，繼而又伸展它的影響及於印度，都是爲了顧及裏海和中亞細亞的安全屏障。它對回教國家的施惠，對阿拉伯國家的軍援，都着眼於不讓波斯灣、紅海和東地中海的基地，完全落入美國的掌握。因此，它乘美國疲於奔命之際，建立起看守美國基地和它在印度洋巡弋的海上攻擊力的對抗力。

中東和波斯灣在戰略上對蘇聯有這麼重大的意義，而在石油的資源上，對西方國家又有其如此重大的戰略上的依賴性，因爲沒有石油，現代化的戰爭便無法打下去。這就愈發迫使蘇聯要在中東和波斯灣地區，爲爭取控制，而和美國不相讓。所以，克里姆林宮的想法，既要爭取時間，更要爭取地盤，兩者都爲它的安全感所不能或缺。在這種情況下，尼克森打着一以談判代替對抗的旗幟，再度訪問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更高的想法，却是以談判和緩對抗造成以對抗贏得談判的形勢。換言之，即是談判對抗並行不悖。對於這種談判手法，季辛吉自然不滿意。他在去年十二月一個年終的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地指斥蘇聯在和解政策上沒有採行「相應的路線」。他說：「一個國家不可能在一個地區製造緊張情勢，而同時又在另一個地區謀求緩和情勢。美國堅決反對這種挑選式的和解——使一個地區和平，而又在另一個地區作積極的衝突」。季辛吉希望未來的莫斯科高峯會議，能爲美蘇兩國的關係，達成全面的和解，能爲世界和平，劃訂一個全球性的長程圖案，在這個時候看來，是很少有可能性的。莫斯科冷酷地在觀望白宮，它有充

分的時間觀望等待，選擇一個最有利的時機，再採取「相應的路線」不遲。

正因為蘇聯現在所採取的策略是「談判和對抗並行」，自由世界不可不警覺，一些新的事件會和去年中東的「十月戰爭」一樣，突然爆發。蘇聯有優勢的主動機會，在東起白令海峽，西迄冰島的一長條線上，選擇一個地區，作迅速的軍事突破。最近倫敦出版的一期「每週評論」上刊出的一篇報導，說蘇聯已經完成了一個東歐軍事計劃，華沙公約國家的武裝部隊虎視眈眈地等候在捷克和奧地利邊境，祇須四十八小時，這支機動的部隊便可以越過奧地利，進軍南斯拉夫，直抵義大利邊境。這個計劃有甲乙兩案，分別以 POLARKA 和 DUNJA 為代名。各國軍事部門都知道這一計劃的存在，並且還認為這是針對狄托元帥的沉疴和突然的死亡而計劃的。但是，西方國家對它的威脅性，一直是麻木的。另外，中共匪幫也一直嚷着蘇聯在長達四千里邊的邊境上挑釁。伊朗的內部傳出有極大的不安醞釀，很可能是一個阿富汗政變的翻版。這些情勢的發展，對美國的利益，不能說沒有影響，而且，一旦發生了，將對美國形成一個極大的衝擊。美國在這個世界上有着太多的承諾，和太多的責任。新情勢就像倫敦的霧一樣，沒有人摸得清楚。尼克森選擇這個時候去訪問莫斯科，他的公事包似乎是太重一點。

陳紹賢先生：

新情勢的起點問題

對討論大綱的淺釋

剛才兩位先生提過的意見，我想提出一些說明。楊先生希望我們這個座談會，人數不要太多，發表的意見可以有時間討論，這個意思是非常好的，我們原來也有這種設計。這個會看起來人數頗多，但是邀請的各位先生，人數並不多，我們希望每位都發表高見。人數多的是本所的各位同仁，大家想藉此機會來聽聽各位的高論。假如今天邀請的各位先生都來了，那麼，連我

這幾分鐘說話的時間也沒有。我們當然接受楊先生的意見，希望將來被邀請的各位都能來，發表高見，並能控制時間，使得大家能互相討論。

其次，鄒先生對新舊情勢的界線提出的意見，可以說的從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看這個問題，這是很值價值的。我想從我們的文書作業同仁的意思來表達一下，這裏所謂新情勢，可從印發供參考的五項討論大綱看出來。如第四項談到美俄在印度洋海權競爭的趨勢，當然是以近況為起點，如為何美國突然要加強在英國的第五亞哥西亞小島的軍事設備，使成爲一個現代化的海軍基地。在英國未答應前，美國政府已將該項巨額預算提到國會去了，為何如此着急呢？這就是由於蘇聯海權發展所形成的新情勢，尤其是蘇彝士運河快要重開。又如第一點，關於中東和議與石油解禁，這也是新的情勢。如像蘇俄堅持談判應在日內瓦舉行，它反對沙達特讓季辛吉去以色列表達埃及方面的意見。在石油解禁之前，蘇俄就對阿拉伯產油國家分別加以壓力，要其不解禁。現在除兩國外，都解禁了。這亦是新情勢。

大綱第二項，季辛吉上個月廿五日至廿八日在莫斯科談判，去前幾天，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二階段戰略武器限制談判宣告休會，因那時雙方的談判已成僵局，要看季辛吉赴莫斯科談判有無新的發展。

大綱第三項，美國這次新年度的預算中，國防預算有巨額的增加。蘇聯國防預算的實在情形，大家看不見，不過據若干方面的估計，亦是大幅度增加了。對東西相互平衡裁軍正在談判的時候，蘇聯對東歐的軍備作積極的加強，這種加強的情形，最近英文「日本時報」有一篇社論，有所報導。這亦是新的形勢。

最後提到大綱第五項，俄國要美國給予最惠國的貿易待遇，由來已近年。美國國會方面以參議員買克遜爲首的一派，要蘇聯放寬對俄籍猶太人的移民出境限制爲條件。此不算新，但在此次季辛吉訪莫斯科時，也沒有獲致談判的結果，引起蘇俄報刊對美國的強烈抨擊，也似是一種新情勢。

我們重視鄒先生的意見。國際組的同仁對今後此種作業，當會接受鄒先生這番寶貴啓示。

主席結論：

聽了諸位先生的寶貴意見之後，照例要作一個結論，但是要想把各位許多意見歸納起來，恐怕是很困難的，不過，我試將各位的發言要點歸結如下：

- (一) 美俄衝突不僅是雙方利害之爭，而是兩種思想和制度的矛盾，此種矛盾在過去、在現在、乃至將來仍將繼續發展。
- (二) 美國提出以談判代替對抗，是以兩分法的邏輯為出發點，但蘇俄則是運用辯證法的方法，他們一面談判，一面對抗，甚至以談判來達到對抗的目的。所以美國雖具和解誠意，而蘇聯只虛與委蛇。
- (三) 美國的外交目標是短程的，蘇俄的目標則是長程的，其最終目標當然是在赤化世界。在目前的美俄談判中，美國的弱點有三：①水門事件的影響，②總統作戰權的受到限制，③美國經濟的衰退。而蘇俄亦有三種弱點：即①科技工業趕不上美國，②國力不如美國，③受匪俄衝突的牽制（雖然匪蘇最終目標完全一致）。
- (四) 美俄衝突將在歐洲、中東、印度洋等地區繼續發展，而中東地區尤其是美蘇衝突的焦點。
- (五) 美俄戰略武器限制第二回合的談判，目前雖發生困難，但勢將繼續進行。不過我想即令美蘇簽訂了第二回合的限制戰略武器的協定，將來亦不能使美蘇達到真正和解的要求。我認為美國當局絕不能以廉價的方式解決美國與共產國家的矛盾，同時更應謹防被國際共產國家的暗算。

美蘇「和解」關係之演變

陳紹賢

一 「和解」關係的「蜜月」期

尼克森就職第一任總統之後，提出以談判代替對抗，期達成美國與其任何敵方關係之「和解」。一九七二年五月，他訪問莫斯科，舉行高峯會談的主要結果，簽訂了「限制反飛彈體系條約」和「限制戰略攻擊武器過渡協定」，為美俄間的「和解」鋪路。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七日至廿五日是布里茲涅夫訪美的期間，雙方把過去已談判就緒的各種協定草案，舉行簽署儀式，同時在兩國的首都公布。這些為表示「和解」的舉措，於兩國的對內和對外問題，都各有其作用。

這次雙方發表簽訂的，計有農業合作協定、世界海洋研究合作協定、運

輸合作協定、科技文教接觸、交換和合作的一般協定、兩國人民免除雙重納稅協定、原子能和平用途合作協定、限制攻擊性戰略武器談判的基本原則協定和防止核子戰爭協定。此外，簽訂兩種議定書，分別關於設置通商事務所和擴大航空運輸。

此次高峯會談的「聯合公報」報導：美俄關係的一般情況；防止核戰與限制戰略武器；減低國際緊張情勢與加強國際安全；增進商務和經濟關係；其他各種雙邊合作關係之邁進。

當時尼、布會談的「成就」，帶來了一段「和解」的「蜜月」期。蘇俄的報刊和廣播改變對美國批評或指責的語氣了。美國的言論界雖有對若干協定表示異議，如六月廿日華盛頓郵報的社論對伸延文化交流的協定，認為是